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二十七回 秋狩記遺聞白妖轉劫 春帆開協議黑旨臨頭

話說皇后聽了那宮娥的一番話，雖不曾明說，但言外便見得這件事，不是萬歲爺，沒有第二個人敢幹的。一時又氣、又怒、又恨、又羞、又怨，說不出的百千煩惱，直攻心窩，一口氣轉不過來，不知不覺地悶倒了。大家慌做一團，七手八腳地捶拍叫喚，全不中用。皇后梳頭房太監小德張在外頭得了消息，飛也似奔來，忙喊道：「你們快去皇后的百寶架裡，取那瓶龍腦香來。」一面喊，一面就在龍床前的一張朱紅雕漆抽屜桌上，捧出一個嵌寶五彩鏤花景泰香爐，先焚著了些水沉香，然後把宮娥們拿來的龍腦香末兒撒些在上面。一霎時，在裊裊的青煙裡，揚起一股紅色的煙縷，頓時滿房氤氳地布散了一種說不出的奇香。小德張兩手抖抖地捧著那香爐，移到皇后坐的那張大椅旁邊一個矮凳上，再看皇后時，直視的眼光慢慢放下來，臉上也微微泛紅暈了，喉間嚶嚶啞啞地響，眼淚漉漉地流下來，忽然噁的一聲，口中吐出一塊頑痰，頭只往前倒。宮娥忙在後面扶著。小德張跪著，揭起衣襟，承受了皇后的吐。皇后這纔放聲哭了出來。大家都說：「好了，好了。」皇后足足哭了一刻多鐘，歎地灑脫宮娥們，很有力地站了起來，一直往外跑，宮娥們拉也拉不住，只認皇后發了瘋。小德張早猜透了皇后的意思，三腳兩步抄過皇后前面，攔路跪伏著，奏道：「奴才大膽勸陛下一句話，剛纔宮娥們說萬歲爺早上玩的把戲，不怪陛下要生氣！但據奴才愚見，陛下倒不可趁了一時之氣，連夜去驚動老佛爺。」皇后道：「照你說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」小德張道：「萬歲爺是個長厚人，決想不出這種刁鑽古怪的主意，這件事一定是和陛下有仇的人唆使的。」皇后道：「宮裡誰和我有仇呢？」小德張道：「奴才本不該胡說，只為天恩高厚，心裡有話也不敢隱瞞。陛下該知道寶妃和萬歲爺在大婚前的故事了！陛下得了正宮，寶妃對著陛下，自然不會有好感情。萬歲爺不來正宮還好，這幾天來了，哪裡會安穩呢！這件事分倒有九分是她的主意。」皇后被小德張這幾句話觸動心事，頓時臉上飛起一朵紅雲，咬著銀牙道：「這賤丫頭一向自命不凡地霸佔著皇帝，不放朕在眼裡，朕沒和她計較，她倒敢向朕作祟！得好好兒處置她一下子纔好！你有法子嗎！你說！」小德張道：「奴才的法子，就叫做『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』。請陛下就把那小白狗裝在禮盒裡，打發人送到寶妃那裡，傳命說是皇后的賞賜。這個滑稽的辦法，一則萬歲爺來侮辱陛下，陛下把它轉敬了寶妃，表示不承受的意思；二則也可試出這事是不是寶妃的使壞。若然於她無關，她豈肯平地受這羞辱？不和陛下吵鬧？若受了不聲不響，那就是賊人心虛，和自己承認了一樣。」皇后點頭道：「咱們就這麼幹，那麼你明天好好給我辦去！」小德張諾諾連聲地起來。皇后也領著宮娥們自回寢宮去安息，不提。

如今且說清帝這回的臨幸芸苔館，原是敷衍他父王的敦勸，萬分勉強，住了兩夜，實在冷冰冰沒甚動彈。照宮裡的老規矩，皇帝和後妃交歡，有敬事房太監專司其事：凡皇帝臨幸皇后的次日，敬事房太監必要跪在帝前請訓。如皇帝曾與皇后行房，須告以行房的時間，太監就記在冊上，某年月日某時，皇帝幸某皇后；若沒事，則說「去」。在園裡雖說比宮裡自由一點，然請訓的事仍要舉行。清帝這回在皇后那裡出來，敬事房太監永祿請訓了兩次，清帝都說個「去」字。在第二次說「去」的時候，永祿就碰頭。清帝詫異道：「你做什麼？」永祿奏道：「這冊子，老佛爺天天要吊去查看的。現在萬歲爺兩夜在皇后宮裡，冊子上兩夜空白，奴才怕老佛爺又要動怒，求萬歲爺詳察！」清帝聽了，變色道：「你管我的事！」永祿道：「不是奴才敢管萬歲爺的事，這是老佛爺的懿旨。」清帝本已憋著一肚子的惡氣，聽見這話，也擡出懿旨來壓他，不覺勃然大怒，也不開口，就在御座上伸腿把永祿重重踢了一腳。永祿一壁抱頭往外逃，一壁嘴裡還是咕嚕。也是事有湊巧，那時恰有個小太監領著玉瀾堂裡喂養的一隻小袖狗，搖頭擺尾地進來。這只袖狗生得精緻乖巧，清帝沒事時，常常放在膝上撫弄。此時那狗一進門，畜生哪裡曉得人的喜怒不測，還和平時一樣，縱身往清帝膝上一跳。清帝正在有火沒發處，嘴裡罵一聲「逆畜」，順手抓起那狗來，向地上用力一甩。這種狗是最嬌嫩不過，經不起摧殘，一著地，哀號一聲，滾了幾滾，四腳一伸死了。清帝看見那狗的死，心中也有些可惜，但已經死了，也是沒法。忽然眉頭一皺，觸動了他半孩氣的計較來，叫小太監來囑咐了一番，自己當晚還到皇后宮裡，早晨臨走時候就開了這個小玩意，算借著死袖狗的尸，稍出些苦皇帝的氣罷了。

次日，上半年忙忙碌碌地過了，到了晚飯時，太監們已知道清帝不會再到皇后那裡，就把妃嬪的綠頭簽放在銀盤裡，頂著跪獻。清帝把寶妃的簽翻轉了，吩咐立刻宣召。原來園裡的儀制和宮裡不同，用不著太監駝送，也用不著脫衣裹氈，不到一刻鐘，太監領著寶妃袅袅婷婷地來了。寶妃行過了禮，站在案旁，一面幫著傳遞湯點，一面映了清帝，只是抿著嘴笑，倒把清帝的臉都映得紅了，靦腆著問道：「你什麼事這樣樂？」寶妃道：「我看萬歲爺嘗了時鮮，所以替萬歲爺樂。」清帝見案上食品雖列了三長行，數去倒有百來件，無一時鮮品，且稍遠的多惡臭不堪，曉得寶妃含著醋意了，便嘆口氣道：「別說樂，倒惹了一肚子的氣！你何苦再帶酸味兒？這裡反正沒外人，你坐著陪我吃吧！」說時，小太監捧了個坐凳來，放在清帝的橫頭。寶妃坐著笑道：「一氣就氣了三天，萬歲爺倒唱了一出三氣周瑜。」清帝道：「你還是不信？你也學著老佛爺一樣，天天去查敬事房的冊子好了。」寶妃詫異道：「怎麼老佛爺來查我們的帳呢？」清帝面現驚恐的樣子，四面望了一望，叫小太監們都出去，說御膳的事有妃子在這裡伺候，用不著你們。幾個小太監奉諭，都退了出去。清帝方把昨天敬事房太監永祿的事和今早鬧的玩意兒，一五一一告訴了寶妃。寶妃道：「老佛爺實在太操心了！面上算歸了政，底下裡哪一件事肯讓萬歲爺作一點主兒呢？現在索性管到咱們床上來了。這實在難怪萬歲爺要生氣！但這一下子的鬧，只怕闖禍不小，皇后如何肯干休呢？老佛爺一定護著皇后，不知要和萬歲爺鬧到什麼地步，大家都不得安生了！」清帝發狠道：「我看唐朝武則天的淫凶，也不過如此。她特地叫繆素筠畫了一幅《金輪皇帝寇冠臨朝圖》掛在寢宮裡，這是明明有意對我示威的。」寶妃道：「武則天相傳是鎖骨菩薩轉世，所以做出這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我們老佛爺也是有來歷的，萬歲爺曉得這一段故事嗎？」清帝道：「我倒不曉得，難道你曉得嗎？」寶妃道：「那還是老佛爺初選進宮來時一件奇異的傳說。寇連材在昌平州時，聽見一個告退的老太監說的。寇太監又私下和我名下的高萬枝說了，因此我也曉得了些。」清帝道：「怎麼傳說呢？你何妨說給我知。」

寶妃道：「他們說宣宗皇帝每年秋天，照例要到熱河打圍。有一次，宣宗正率領了一班阿哥王公們去打圍，走到半路，忽然有一隻很大的白狐，伸著前腿，俯伏當地，攔住御騎的前進。宣宗拉了寶弓，拔一枝箭正待要射。那時文宗皇帝還在青宮，一同扈蹕前去，就啟奏道：『這是陛下聖德廣敷，百獸效順，所以使修煉通靈的千年老狐也來接駕。乞免其一死！』宣宗笑了一笑，就收了弓，掖起馬頭，繞著彎兒走過去了。誰知道獵罷回鑾，走到原處，那白狐調轉頭來，依然迎著御馬俯伏。那時宣宗正在弓燥手柔的時候，不禁拉起弓來就是一箭，仍舊把它射死。過了多年，到了文宗皇帝手裡，遇著選繡女的那年，內務府呈進繡女的花名冊。那繡女花名冊，照例要把繡女的姓名、旗色、生年月日詳細記載。文宗翻到老佛爺的一頁，只見上面寫著『那拉氏，正黃旗，名翠，年若干歲，道光四年四月初日生』。看到生年月日上，忽然觸著什麼事似的，回顧一個管起居注的老太監道：『那年這個日子，記得過一個很稀罕的事，你給我去查一下子。』那老太監領命，把那年的起居冊子翻出來，恰就是射死白狐的那個日子。文宗皇帝笑道：『難道這女子倒是老狐轉世！』當時就把老佛爺發到圓明園桐蔭深處承值去了。老佛爺生長南邊，會唱各種小調，恰遇文宗游園時聽見了，立時召見，命在廊欄上唱了一曲。次日，就把老佛爺調充壓帳宮娥。不久因深夜進茶得幸，生了同治皇上，封了懿貴妃了。這些話都是內監們私下互相傳說，還加上許多無稽的議論，有的說老佛爺是來給文宗報恩；有的說是來報一箭之仇，要擾亂江山；有的說是特為討了人身，來享世間福樂，補償他千年的苦修。話多著呢。」

清帝冷笑道：「哪兒是報恩！簡直說是擾亂江山，報仇享福，就得了！」寶妃道：「老佛爺倒也罷了，最可惡的是連總管仗著老佛爺的勢，膽大妄為，什麼事都敢幹！白雲觀就是他納賄的機關，高道士就是他作惡的心腹，京外的官員哪個不趨之若鶩呢？近來更上一層了！他把妹子引進宮來，老佛爺寵得了不得，稱呼她做大姑娘。現在和老佛爺並坐並坐的，只有女畫師繆太太和大姑娘兩個人。前天萬歲爺的聖母賢親王福晉進來，忽然賜坐，福晉因為是非常恩寵，惶悚不敢就坐。老佛爺道：『這個恩典並不為的是

你，只為大姑娘腳小站不動，你不坐，她如何好坐。」這幾句話，把聖母幾乎氣死。照這樣兒做下去，魏忠賢和奉聖夫人的舊戲，很容易的重演。這一層，倒要請萬歲爺預防的！」清帝皺著眉道：「我有什麼法子防呢？」寶妃道：「這全在乎平時召見臣子時，識拔幾個公忠體國的大臣，遇事密商，補苴萬一。無事時固可借以潛移默化，一遇緊要，便可鋤奸摘伏。臣妾愚見，大學士高揚藻和尚書龔平，侍郎錢端敏、常璘，侍讀學士聞鼎儒，都是忠於陛下有力量的人，陛下該相機授以實權。此外新進之士，有奇才異能的，亦應時時破格錄用，結合士心。裡面敬王爺的大公主，耿直嚴正，老佛爺倒怕她幾分，陛下也要格外地和她親熱。總之，要自成一種勢力，纔是萬全之計。陛下待臣妾厚，故敢冒死地說。」清帝道：「你說的全是赤心向朕的話。這會兒，滿宮裡除了你一人，還有誰真心忠朕呢？」說著，放下筷碗說：「我不吃了。」一面把小手巾揩著淚痕。寶妃見清帝這樣，也不自覺的淚珠撲索索地墜下來，投在清帝懷裡，兩臂繞了清帝的脖子道：「這倒是臣妾的不是，惹起陛下的傷心。乾脆地說一句，老佛爺和萬歲爺打吵子，大婚後纔起的。不是為了萬歲爺愛臣妾不愛皇后嗎？依這麼說，害陛下的不是別人，就是臣妾。請陛下顧全大局，舍了臣妾吧！」清帝緊緊地抱著，溫存道：「我寧死也舍不了你，決不做硬心腸的李三郎。」寶妃道：「就怕萬歲爺到那時自己也做不了主。」清帝道：「我只有依著你纔說的主意，慢慢地做去，不收回政權，連愛妃都保不住，還成個男子漢嗎？」說罷，拂衣起立道：「我們不要談這些話吧！」寶妃忙出去招呼小太監來撤了筵席。彼此又絮絮情話了一會，正是三日之別，如隔三秋；一夕之歡，願聞一紀。天帷呢就，攬留仙以龍拏；鈿盒承恩，寓脫簪於雞旦。情長夜短，春透夢酣，一覺醒來，已是丑末寅初。寶妃急忙的起床，穿好衣服，把頭髮掠了一掠，就先回自己的住屋去了。

清帝消停了幾分鐘，也就起來，盥漱完了，吃了些早點，照著平時請安的時候，帶了兩個太監，迤邐來到樂壽堂。剛走到廊下，只見一片清晨的太陽光，照在黃緞的窗簾上，氣象很是嚴肅，靜悄悄的有一點聲息，只有太后愛的一隻叭兒黑狗叫做海獺的，躺在門檻外呼呼地打鼾。宮眷裡景王的女兒四格格和太后的侄媳袁大奶奶。在那裡逗著銅架上的五彩鸚哥。繆太太坐在廊欄上，仰著頭正看天上的行雲，一見清帝走來，大家一面照例地請安，一面各現著驚異的臉色。大姑娘卻濃裝艷抹，體態盈盈地靠在寢宮門口，彷彿在那裡偷聽什麼似的，見了清帝，一面屈了屈膝，一面打起簾子讓清帝進去。清帝一腳踏進宮門，擡頭一看，倒吃了一驚，只見太后滿面怒容，臉色似岩石一般的冷酷，端坐在寶座上。皇后斜倚在太后的寶座旁，頭枕著一個膀子嗚咽地哭。寶妃眼看著鼻子，身體抖抖地跪在太后面前。金妃和許多宮眷宮娥都站在窗口，面面相覷地不則一聲。太后望見清帝進門，就冷冷地道：「皇帝來了！我正請教皇帝，我哪一點兒待虧了你？你事事來反對我！聽了人家的唆撥，膽敢來欺負我！」清帝忙跪下道：「臣兒哪兒敢反對親爺爺，『欺負』兩字更當不起！誰又生了三頭六臂敢唆撥臣兒！求親爺爺息怒。」太后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朕是瞎了眼，擡舉你這沒良心的做皇帝；把自己的侄女兒，配你這風吹得倒的人做皇后，哪些兒配不上你？你倒聽了長舌婦的枕邊話，想想法兒欺負她！昨天玩的好把戲，那簡直兒是罵了！她是我的侄女兒，你罵她，就是罵我！」回顧皇后道：「我已叫騰出一間屋子，你來跟我住，世上快活事多著呢，何必跟人家去爭這個病蟲呢！」說時，怒氣沖沖地拉了皇后往外就走，道：「你跟我挑屋子去！」又對皇帝和寶妃道：「別假惺惺了，除了眼中釘，盡著你們去樂吧！」一壁說著，一壁領了皇后宮眷，也不管清帝和寶妃跪著，自管自蜂擁般地出去了。

這裡清帝和寶妃見太后如此的盛怒，也不敢說什麼，等太后出了門，各自站了起來。清帝問寶妃：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寶妃道：「臣在萬歲爺那裡回宮時，宮娥們就告訴說：『剛纔皇后的太監小德張，傳皇后的諭，賞給一盒禮物。』臣打開來一看，原來就是那只死狗。臣猜皇后的意思，一定把這件事錯疑到臣身上了，正想到皇后那裡去辯明，誰知老佛爺已經來傳了。一見面，就不由分說地痛罵，硬派是臣給萬歲爺出的主意。臣從沒見過老佛爺這樣的發火，知道說也無益，只好跪著忍受。那當兒，萬歲爺就進來了。這一場大鬧，本來是意中的，不過萬歲爺的一時孩子氣，把臣妾葬送在裡頭就是了。」清帝正欲有言，寶妃瞥見窗外廊下，有幾個太監在那裡探頭探腦，寶妃就催著道：「萬歲爺快上朝堂去吧，時候不早，只怕王公大臣都在那裡候著了！」清帝點了點頭，沒趣搭拉地上朝去了。寶妃想了一想，這回如不去見一見太后，以後更難相處，只好硬著頭皮，老著臉子，追蹤前往，不管太后的款待如何，照舊的殷勤伺候。這些事，都是大婚以後第二年的故事。從這次一鬧後，清帝去請安時，總是給他一個不理。這樣過了三四個月，以後外面雖算和藹了一點，但心裡已筑成很深的溝壑。又忽把皇帝的寢宮和佛爺的住屋中間造了一座牆，無論皇帝到後妃那裡，或後妃到皇帝寢宮，必要經過太后寢宮的廊下。這就是嚴重監督金、寶二妃的舉動。直到余敏的事鬧出來，連公公在太后前完全推在寶妃的身上，又加上許多美言，更觸了太后的忌。然而這件事，清帝辦得非常正大，太后又不好說甚，心裡卻益發憤恨，只向寶妃去尋瑕索癥。不想魚陽伯的上海道，外間傳言說是寶妃的關節。那時清帝和嬪妃都在禁城，忽一天，太后忽然回宮，搜出了聞鼎儒給二妃一封沒名姓的請托信，就一口咬定是罪案的憑據，立刻把寶妃廷杖，金、寶二妃都降了貴人。二妃名下的太監，捕殺的捕殺，驅逐的驅逐。從此不准清帝再召幸二妃了。你想清帝以九五之尊，受此家庭慘變，如何能低頭默受呢？這便是兩宮失和的原因。

本來聞韻高是金、寶兩宮的師傅，自然知道宮闈的事，比別人詳細。龔尚書在毓慶宮講書的時候，清帝每遇太后虐待，也要向師傅哭訴。這兩人都和唐卿往來最密，此時談論到此，所以唐卿也略知大概。當下唐卿接著說道：「兩宮失和的事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但講到廢立，當此戰禍方殷、大局瀕危之際，我料太后雖有成竹，決不敢冒昧舉行。這是賢弟關心太切，所以有此杞人之憂。如不放心，好在劉益昆現在北京，賢弟可去謁見，秘密告知，囑他防範。我再去和高、龔兩尚書密商，借胡衛畿輔為名，把淮軍夙將倪鞏廷調進關來。這人忠誠勇敢，可以防制非常。又函托署江督莊壽香把馮子材一軍留駐淮、徐。經這一番布置，使西邊有所顧忌，也可有備無患了。」韻高附掌稱善。唐卿道：「據我看來，目前切要之圖，還在戰局的糜爛。賢弟，你也是主戰派中有力的一人，對於目前的事，不能不負些責任。你看，上月劉公島的陷落，數年來全力經營的海軍完全覆沒，丁爾汀服毒自盡了，從此山東文登、寧海一帶，也被日軍佔領。海蓋方面，說也羞人，宋欽領了□萬雄兵，攻打海城日兵六千人，五次不能下，現在只靠莊齋所率的湘軍六萬人，還未一試。前天他有信來，為了臺諫的參案，很覺灰心；又道伊唐阿忽然借口救遼，率軍宵遁，軍心頗被搖動。他雖然還是口出大言，我卻很替他□分擔憂。至於議和一層，到了如此地步，自然不能不認他是個急救的方策。但小燕和召廉村徒然奉了全權的使命，還被日本挑剔國書上的字句拒絕了，白走一趟。其實不客氣說，這個全權大臣，非威毅伯去不可！非威毅伯帶了賠款割地的權柄去不可！這還成個平等國的議和嗎？就是城下之盟罷了！喪失的巨大，可想而知。這幾天威毅伯已奉諭開復了一切處分，派了頭等全權大臣，正在和敬王、祖孫山等計議和議的方針，高中堂和龔尚書都不願參預，那還不是掩耳盜鈴的態度嗎？我想，最好莊齋能在這時候爭一口氣，打一個大勝仗，給法、越戰爭時候的馮子材一樣，和議也好講得多哩！」韻高道：「門生聽說江蘇同鄉今天在江蘇會館公宴威毅伯的參贊馬美菽、烏赤雲，老師是不是主人？」唐卿道：「我也是主人，正待要去。美菽本是熟人，他的《文通》一書也曾讀過。烏君聽說是粵中的名士，不但是外交能手，而且深通西方理學，倒不可不去談談，看他們對於時局有什麼意見。」韻高知道唐卿尚須赴宴，也不便多談，就此告辭出來。

唐卿送客後，看看時候不早，連忙換了一套宴客的禮服，吩咐套車，直向米市胡同江蘇會館而來。到得館中，同鄉京官都朝珠補褂，躑躑躑躑地擠滿了館裡東花廳，陸葦如、章直蜚、米筱亭、葉緣常、尹震生、龔弓夫，這一班人也都到了。唐卿一一招呼了。不一會，長班引進兩位特客來，第一個是神清骨秀，氣概昂藏，上脣翹起兩簇烏鬚，唐卿認得就是馬美菽；第二個卻生得方面大耳神情肅穆鬚鬢豐滿，大概是烏赤雲了。同鄉本已推定唐卿做主人的領袖，於是送了茶，寒暄了幾句，馬上就請到大廳上，斟酒坐定。套禮已畢，大家慢慢談聲漸終，唐卿便先開口道：「這幾天中堂為國宣勞，政躬想必健適，行旌何日徂東？全國正深翹企！」美菽道：「戰局日危，遲留一日，即多一日損失，中堂也迫不及待，已定明日請訓後，即便啟行。」直蜚道：「言和是全國臣民所恥，中堂冒不韙而獨行其是，足見首輔孤忠。但究竟開議後，有無把握，不致斷送國脈？」赤雲道：「孫子曰：『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』中堂何嘗不主戰！不過戰必量力，中堂知己力不足，人力有餘，不敢附和一般不明內容而自大輕敵者，輕言開

戰。現時戰的效驗，已大張曉喻了，中堂以國為重，決不負氣。但事勢到此，只好盡力做去，做一分是一分，講不到有把握沒把握的話了。」弓夫道：「海軍是中堂精心編練，會操復奏，頗自誇張。前敵各軍亦多准軍精銳，何以大東遇敵，一蹶不振；平壤交綏，望風而靡？中堂武勳蓋代，身總師幹，國力之不足，似應稍負責任！」美菽笑道：「弓夫兄，你不是局外人，海軍經費每年曾否移作別用？中堂曾否聲明不敷展布？此次失敗，與機械不具有無關係？其他軍事上是否毫無掣肘？弓夫兄回去一問令叔祖，當可了然。但現在當局，自應各負各責，中堂也並不諉卸。」震生忽憤憤插言道：「我不是袒護中堂，前幾個月，大家發狂似地地戰，現在戰敗了，又動輒痛罵中堂。我獨以為這回致敗的原因，不在天津，全在京師。中堂思深慮遠，承平之日，何嘗不建議整飭武備？無奈封章一到，幾乎無一事不遭總署及戶部的駁斥，直到高升擊沉，中堂還請撥巨帑構械和倡議買進南美洲鐵甲船一大隊，又不批准。有人說蕞爾日本，北洋的預備已足破敵，他說這話，大概已忘卻了歷年自己駁斥的案子了！諸位想，中堂的被罵，冤不冤呢？」筱亭見大家越說越到爭論上去，大非敬客之道，就出來調解其間道：「往事何必重提，各負各責。自是美菽先生的名論，以後還望中堂忍辱負重，化險為夷，兩公左輔右弼，折衝禦侮，是此次中堂一行，實中國四萬萬人所托命，敢致一觥，為中國前途祝福！為中堂及二公祝福！」筱亭說罷，立起來滿飲了一杯。大家也都飲了一杯。美菽和赤雲也就趁勢告辭離了江蘇會館，到別處去了。這裡同鄉京官也各自散歸。

話分兩頭。我現在把京朝的事暫且慢說，要敘敘威毅伯議和一邊的事了。且說馬、烏兩參贊到各處酬應了一番，回到東城賢良寺威毅伯的行轅，已在黃昏時候。門口伺候的人們看見兩人，忙迎上來道：「中堂纔回來，便找兩位大人說話。」兩人聽了，先回住屋換上便衣，來到威毅伯的辦公室，只見威毅伯很威嚴地端坐在公事桌上，左手捋著下頷的白鬚，兩只奕奕的眼光射在幾張電報紙上。望見兩人進來，微微地動了一動頭，舉著右手彷彿表示請坐的樣子，兩人便在那文案兩頭分坐了。威毅伯一壁不斷地翻閱文件，一壁說道：「今天在敬王那裡，把一切話都說明了，請他第一不要拿法、越的議和來比較，這次的議和，就算有結果，一定要受萬人唾罵；但我為扶危定傾起見，決不學京朝名流，只願迎合輿論，博一時好名譽，不問大計的安危。這一層要請王爺注意！又把要帶蔭白大兒做參贊的事，請他代奏。敬王倒很明白爽快，都答應了。明天我們一准出京，你們可發一電給羅道積丞、曾潤孫，趕緊把放洋的船預備好，到津一徑下船，不再耽擱了。」赤雲道：「我們國書的款式，轉托美使田貝去電給伊藤，是否滿意，尚未得復，應否等一等？」威毅伯道：「復電纔來，伊藤轉呈日皇，非常滿意。日皇現在廣島，已派定內閣總理伊藤博文、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為全權大臣，在馬關開議，並先期到彼相候。」美菽道：「職道正欲回明中堂，適間得到福參贊世德的來電，我們的船已僱了公義、生義兩艘。何時啟碇？悉聽中堂的命令。」威毅伯忽面現驚奇的樣子道：「這是個匿名信，奇怪極了！」兩人都站起湊上來，見一張青格子的白綿紙上寫著幾句似通非通的漢文，信封上卻寫明是「日本群馬縣邑樂郡大島村小山」發的。信文道：支那全權大使殿，汝記得小山清之介乎？清之介死，汝乃可獨生乎？明治二〇八年二月〇一日預告。

馬、烏二人猜想了半天，想不出一個道理來。威毅伯掀髯微笑道：「這又是日本浪人的鬼祟！七〇老翁，死生早置度外，由他去吧！我們幹我們的。」隨手就把它擦下了，一宿匆匆過去。

次日，威毅伯果然在皇上、皇太后那裡請訓下來，隨即率同馬、烏等一班隨員乘了專輪回津。到津後，也不停留，自己和大公子、美國前國務卿福世德、馬美菽、烏赤雲等坐了公義船，其餘羅積丞、曾潤孫一班隨員翻譯等坐了生義船。那天正是光緒二〇一年二月二〇日，在風雪漫天之際，戰雲四逼之中，鼓輪而東，海程不到三天，二〇三的清晨已到了馬關。日本外務省派員登舟敬迓，並說明伊藤、陸奧兩大臣均已在此恭候，會議場所擇定春帆樓，另外備有大使的行館。威毅伯當即便派公子蔭白同著福參贊先行登岸，會了伊藤、陸奧兩全權，約定會議的時間。第二天，就交換了國書，移入行館。第三天，正式開議，威毅伯先提出停戰的要求。不料伊藤竟嚴酷地要挾，非將天津、大沽、山海關三處准由日軍暫駐，作為抵押，不允停戰。威毅伯屢次力爭，竟不讓步。這日正二〇八日四點鐘光景，在第三次會議散後，威毅伯積著滿腔憤怒，從春帆樓出來，想到甲申年伊藤在天津定約的時候，自己何等的驕橫，現在何等的屈辱，恰好調換了一個地位。一路的想，猛擡頭，忽見一輪落日已照在自己行館的門口，滿含了慘淡的色彩，不覺發了一聲長嘆。嘆聲未畢，人叢裡忽然擠出一個少年，向轎邊直撲上來，崩的一聲，四圍人聲鼎沸起來，轎子也停下來了，覺得面上有些異樣，伸手一摸，全是濕血，方知自己中了槍了。正是：

問誰當道狐狸在？何事驚人霹靂飛。

不知威毅伯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